

青草堂文約鈔



青草堂文約鈔卷首

卷上

論著三首書七首序七首書後六首送序一首

卷下

記三首碑文一首傳三首書事一首墓表三首墓誌銘
三首公牘六首

吾友菁衫之乞病也具載其文詩集板以歸歸而卒同
人以慶第與共里閭也或來索青草堂集願千里非遇
羽便不能致乃檢敝篋中昔所鈔錄四十餘篇刊印以
青草堂文約鈔

卷首

應求者顏曰約鈔以當全豹之一斑若其絕特之作卓

然可傳者抑豈專在是光緒丙申十月同學蔣慶第



青草堂文約鈔卷上

豐潤趙國華菁衫

著

玉田蔣慶第箸生

錄

濰 宋書升晉之

參定

卽墨鄭 泉東甫

疑士冠禮

儀禮之可疑莫如士冠禮馬駟郝敬特議其拜母而遺父顧可疑者猶多焉主人及有司朝服而筮日若不吉則筮遠日夫筮日之義以筮得日非執日爲筮若要之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上

一

日而必其吉是強神以從人也且禮筮之則弗非也如其終凶冠乎不冠乎可疑一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夫賓以賢鄉飲不筮曰從人望求而迎之可也筮所以疑之也疑而用之亦非賓之美也可疑二賓東面主人西面將冠者乃房中南面出房南面以其子弟抗其父兄又無問賓已可疑三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卽筮坐而賓主人升降揖讓辭對其側坐者安乎可疑四旣冠取脯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鄭元以爲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或以適長子代父承祖故禮異衆子或

以子自廟中至母之拜仍爲脯非爲子然皆有愧詞可疑五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入見姑姊如見母則是姑姊亦皆拜之也乃一冠而所親所長無不降禮焉可疑六始加祝以壽考再加祝以萬年雖禮之嘉以吉爲類而夸文書質施之後生訓諛教誕莫此爲大可疑七且其詞多雜取後世列國之詩竄而章之若歸之於周公可疑八孟子曰丈夫之冠也父命之而自始至成禮其父無一詞可疑九意者古有冠禮亡之已久而漢儒略有聞焉緣飾爲之而究以失三代之制不能不阻於行與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上

二

處先王哉

宋曰前人已有此疑

復讎斷

復讎一事載於經傳著於漢唐以降之獄而成者不同
辯於唐宋以來議者之說而其主不一大抵貸之虧法
戮之傷心兩不相合無以決一夫禮不一則倍禮刑不
一則賊刑刑禮不一則亂道先王所以制爲禮爲刑其
實一而已欲其議之不異必求禮刑之所以一讎非死
於法也死於法無讎也然則法皆無失乎無讎君也父
不受誅而子復讎何也封建之世諸侯得自以行其法
君天下曰君一國亦曰君一國之君義盡則絕切伍員恐非正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上

三

論管蘊山駁公羊極是

彼讎其所仕之國猶後世吏寮之於其長

而其父所受之誅又非天子之所聞故知公羊所稱
可以行於今也非以謂天下之君也天下之君其有不
幸王哀隱居教授杜光父不求聞達銜其哀終身焉然
則常人之讎可復矣曰不復非人子孫也記曰弗與共
戴天曰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人子之心有死而已鬪
而俱盡則以死爲復而心甘焉杜并者是也勝而讎復
則卽死於法而心甘焉毋邱長張琇余常安皆是也此
人子之心非朝廷之法法未有以手刃爲正者也韓氏

以謂復讎事發集議以酌處夫至於事發情與法戰而無兩勝百不得其一而處之柳氏以不忘讎爲孝衝讎人之胸爲守禮行義夫不忘讎孝也孔子之意也殺人非禮義也曰其讎也夫一人擅行於其讎而輸以天下之禮義孔子所未言也可以爲典乎且夫不戴天不反兵烏知非可以求而執之執而鳴之也禮與刑未有本同而用異者也周官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朝士所掌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此周公之法也繼之曰殺之無罪旣書於士讎之情實矣猶或讎有所發而以死爭如今

律之格殺則亦無罪此與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者情同而非書於士則慮其有貳故知此爲周公之法重於不得自殺之而必以告士師也告而償於公則禮與刑合不告而償於私則禮與刑離不得已而不及告則私亦爲公屈雖加哀矜恩無所施故禮所以塞刑之源而爲之防刑亦所以平禮之過而使之合不然於其讎於父者法未及而劫而殺之將遇其德於父者法有所及而劫而生之可乎曰告而不聽奈何曰果其父之死於讎也復之者直也不宜有告而不聽者也夫

禮與刑治世之道也。君子斷獄爲治世言之也。若謂士
師不可以告復讎之舉，必出於亂世，卽又安得復讎殺
人者而必陷於法？法盡壞於彼，而獨伸於此哉。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上

五

駁蘇明允管仲論

明允之論管仲以仲之疾桓公問相不以天下之賢者對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非人情不可近責其不能薦賢又疏鮑叔賓胥無之短且逆知其將死其書誕謾不足信甚矣明允之粗而悍也其書果不足信何爲信其論豎刁易牙也病而知將死人之常也況仲無所爲逆知將死也公問以若不可諱則仲安得不以言也且政將安移仲以隰朋對其屬意於朋非一日也桓旣修內政問何行則曰隰朋可令爲東國請論百官則曰臣不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上

六

如隰朋皆其次乃及於衆人是其屬意於朋之賢非一日也故一則曰隰朋可再則曰勿己其朋乎何以云不以天下之賢者對也其於鮑叔諸人亦非短之也各疏其短長不欺其君也而乃盡掩其長故避之也其於豎刁之徒曰君必去之此亦可謂進賢退不肖者矣乃但錄其不可近故輕之也管氏之書載問疾者二明允之發端僅據史記所采偶焉得間以快其說未嘗卒業於管之書也文旣成而始覽得戒之篇有薦隰朋者知已說爲已漏而反不肯自割其文乃竄數十字於末前後

不相蒙盡沒其薦朋之言復掩其論鮑賓之長而止謂
疏其短命之曰是其心以爲數子皆不足託國又目爲
逆知將死強斥其書爲誕謾不足信蓋其書足信則仲
固已薦賢而有以託國而其論爲無用此所以旣沒薦
朋之言又恐人之發之也必欲加以不足信而又難其
詞率坐之以短鮑賓逆知死嘻其窮也圖完一己之說
而屈伸出沒害往籍之文義以就之假而有權當何如
文○致○也○故○爲○政○者○主○一○詞○必○悉○其○牒○勿○憚○煩○焉○尙○虞○弗
實○也○必○始○見○所○不○到○勿○自○護○焉○尙○已○寃○其○半○也○而○乃○鹵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上

七

莽武愎以從之哉

宋曰明允晚學讀書多鹵莽其論近刻覈法家者流也

上丁宮保書

穉璜先生閣下國華前求改官先生惓惓焉以其去爲可惜數停其牘至欲取所得治中部檄返而銷之最後不得予留輒相對嘆息人亦不得予去之故而爲之言曰是其薄而不爲也國華乃聞之而懼國華縣令也春秋時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令宰之言制也制其事也尹之言正也正身以率民也令之言善也有善可述也令之言命也宣上德也令之言律也法也守律奉法而無失也其官雖卑皆美名也非國華之所敢薄也況先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上

八

生謂國華三任地方無虧空錢糧無上控詞訟無律例私罪過匪但不棄之且爲擇大邑而益裁就焉開誠布公挽之使無行者至矣而何不卽黽勉爲之夫使賢者處此其必有道矣而國華之所至則未之逮也國華自置身爲縣以來此心之桎梏於所不欲之事者常益纍纍莘縣一盜案德州一連劫盜案莘縣之地丁則焦心於民樂安之水利則曉舌於鄰而其餘之事與心違者無日不有誠皆所謂彼雖不言我能無愧於心者也與其負芒抱刺日游於所不安之中毋甯斂手息步而退

與其逐事而勞吾心無大力以勝之譬之中資之馬縱免蹄齧之疾而惴慄跋涉強心於水草之間何如脫止銜扼稍定其氣之爲愈耶則雖似外於致用之道然任使明識者揭其藏拙而不至議其負心不知者譏其矯情而無所憎其戀棧年晷方壯還而讀書萬一管蠡經術錙銖仁義稱能而畀奚爲晚乎不亦先生之所望於國華者耶且先生之所望於國華者抑何如之遠耶去冬復留主尚志書院俾與諸生講求三禮且爲國人矜式國華受掖則優語心而愧不自知何者而感動先生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上

九

若是今春始蒙允就質夫漕帥之聘摳謝南來而晦明早夜其如侍坐先生之側躬受箴督者蓋舉念而是也顧以先生仍持東節屬在舊吏甚欲有言而未能卽上者所謂敢爲其疎不敢爲其親也歲月忽晚霜露霑衣曲折私衷無能竟已用敢屏遣形迹吐發性情盡舉由中之言瀝其所以求退之故并其不忘先生之心當今之世進行路而語之其不以國華爲嚙而非其所最不信蓋幾希焉夫人之相知與不相知豈在分位哉卽伸於知己之說豈在必階前盈尺之地而揚眉其間哉國

華所事兩中丞朝邑閻先生秉義蹈廉治先所急約法
不撓無少假借古之所謂清者今不數人也先生艱鉅
無避爲在必成鞠痺綢繆久任勞而不悔古之所謂毅
者今不數人也國華所以樂爲之下者心實爲之不必
其在官而然也籠鳥出檻無取於故粒旅士登車弗戀
於館牀凡無求也夫至無求而且思之且長言之誠必
有所不能忘也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上

與楊文譽封書

日前枉過敬聆教言文社誠爲美事吾黨僻居村墅限於方隅各守其一塾之說積而相沿得此以振厲之不但士習有所宗向亦厚風俗之一羽翼也前言未能曲罄其說積一日夜思之凡事造端不得不爲行遠計必確然有以見於後使士林翕然景仰而後教可行也古人重師有道其初遇卽不可苟是以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揆古人之意非以其文也爲之師者不敢毅然自據於師而奉其先師以臨之也今吾文及鳳旂所言社必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上

十一

有長理固然也而屬意於不肖何以當此竊又不敢自外籌之至審而乃得一法焉夫鄉先生死而祭於社古

也

宋曰本朝鑒明二社之失故社約有禁文推引於古辭極斟酌

茲之社鄉社也社

不可以無名擬名之曰心香書院歷取吾鄉

國初以來迄於咸同其沒世而繫人望且文章與志行相符者卽社爲位於朋集之時習禮其中瞻矚徘徊旣資以有所感發而社之長亦在是矣曩國華在京師見國史文苑傳吾鄉谷霖蒼先生是爲第一人蓋史家多用年例先生舉順治丙戌丁亥實出諸老之先雖大江

南北名賢輩出有不能奪此席者擬首祀先生而配以
曹澹齋鼎望魏臞菴元樞劉永菴所說魯叔和克寬周
尤廷士拔鄭秋浦激董恆巖榕劉雲巖燠董曉峯齊光
鄭月洲濂鄭竹筠長齡郁鍊之鎔芮曙樓永照張雨樵
印塘吳仁波廷溥諸先生其先德怡青先生位在董恆
巖先生之次共十六人使諸生登其堂穆然遐思不但
講肄所以爲文而往來砥礪於先正之側百年耆舊如
在一室斯亦人生之所大榮矣旣不忘乎先達亦有以
風來者則斯社之師豈乏人哉至點定同人課藝國華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上

七

已承教不獲辭用敢述所見其有未協而詳議焉在吾
文及鳳攷諸君子矣

舉鄉先生最允

再上問尙書

秋季吉劍華還得鈞札一通併手書楹語竊念後生薄宦二十年中篋皮甚鮮自珍之物一朝所有足滿平生揆之人情慰其所好亦至矣往見士夫或營挾貴人文翰以自張固甚恥之而苟出於思附有道以爲榮其心雖不靜則稍恕之焉國華今日乃因先生自蹈之其有不晦明早夜如奉杖履者乎匪直此也少年躁著鏤板以自行正如童子好嬉惟其性之所近老成長者詎不知其無當於理而不竟加呵斥者是未忍阻其生氣而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上

三

導之使出耳明教所稱人能古文可與入道之義俯仰今古斯人吾與之苦心有重於此者耶承誨卷一目錄著書二字不遇先生無爲正其謬者蓋十年於茲然則數萬言中其爲悔吝之叢詎可勝想而本年復僭刊所作曾因貴侍郎典試北旋裝帙呈覽歲已逾壯術業依然中宵疚心徒厚其妄所大懼矣往年先生山居國華謝官覽涉暇嘗與舊吏蔣箸生氏寒燭相對欲駕笨車往從之游雖信宿而歸亦得所願今不能矣蔣漸老大

息影蹉跎先生迫起

四上閭相國書

再國華始至東吳丈仁波以書抵公又同年生柳葆之
適同寓館次朝往謁公東昌爲代道祈嚮今吳柳皆久
沒之二子者思爲先容吳之語先於華於柳則華之先
當日皆美情自念不敢以誣逝者特華少年來自草澤
又早孤無教不知其事外干明法內嘗執行有如是也
稍涉歲年激發汗濁迴憶往者恆用自疚猶幸漸陶明
治以後今五十矣儕處孤行既不取人一言亦無一言
及人因亦可以不受人其與局僚一牘略具梗概敢冒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上

五

昧附陳獨是近日之風人以有事爲樂逐逐焉若狂往
昔澄敘之轍蕪駘殆盡每見新進之士不能不默傷之
以謂等此來者而際候獨不同也衷扇所結不吐爲虐
披誠自見求所謂無惡於志而已昔漢俗衰敝俗儒不
知名義關西楊震以直節峻行振天下而人識操履爲
重不知皆親見關西者乎抑傳之者過乎若其親見關
西則吾信之矣

榜發知小魯舉進士皆謂可館選既聞爲令多爽然者
余殊不然夫

國家之於士用之不同而以其學於古能辨是非識輕
重持大體計長久重之則一若其獲一日之遇以入有
司之格復必獲一日之遇以獵清華之選是直舍其修
己治人之術徒沾沾於譽望富貴如是則喜不如是則
鞅鞅此不聞道者之所爲非所望於小魯且吾觀自郡
縣以來循良多出令長有唐釋褐爲簿尉尙出牧令下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上

六

宋賢多始爲令明制其異者輒得朝官以去

國家崇用儒術不以一方之政滯賢者以縣起家踵趾
相接令亦何後於人且令親民之官也非可詞賦文章
治也非止稽簿牒坐年勞爲守職也其劣者無論衆人
爲之則戚屬也賓客也奴僕也吏役也舉足以擾之凡
己不能主衆人蓋難也中才不難衆人之難而難之者
三君子不難中才之難而難之者一以一令而羣大吏
制於其上清濁不盡同也愛惡不盡公也徇之不可抗

之無益則處長官難也受事有前有後域中有寮往來

有賓旅其能者往往好爲操挾而不便於人不才者益多不情不可詰則處同官難也邑之士大夫篤行有節則不數數見其易覲者率有所求欲以私撓法不如其望謗卽乘之則處冠族難也雖然一邑之人所恃以爲命者令也令爲百姓者也省事而不擾則百姓安有恆而不欺則百姓信不存市德之見則百姓畏法貴簡則省事爲貴必則有恆不能家喻而戶教之也在於挈綱領隸乎其類樹於其最美難爲繼端無輕啟密謁必私匿名必讒蔓訟必虛冒衆必頑惟廉不傾惟誠不驚行

於不敢立於不能外不取諛聲而內如抱赤子然後爲不市德詩曰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冠族之情以化同官之氣以靖長官不能以意爲喜怒而吾志可行乃所謂三難者不難而能旣乎其一難者正百不易也由此觀之令尤不後於人哉今天下之政敝於冗與繁而仕宦之習墮於無定志與不任怨小魯遇

天子親政詔爲令宜有以克其官矯流俗之弊而爲進

士重者使必以館選爲榮抑又思之卽

朝廷所以館選多士之意豈謂以榮之者哉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上

六

與蔣性甫書

曩公車發後得詩一章所望於左右者以尋常鼎足之美得捷音後思之北人蓋局於地氣而吾郡得館職不第南人之大魁且有異者榜前夢君爲第九人未驗則亦置之比上選後又思之吾郡自

國初逮今君以次爲第九先爲周曹鄭吳孫二張秦也以君之家世處

中朝清華之選而又盛富年月具橫絕一世之才末游陋習當一無沾染魁然自異前路豈復可量閭里之榮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上

五

邦家之光其重在始仕之年基之所自處者異然後能知天下之入之美惡猶之力於文者異然後能知古今之文之正僞也知天下之入之美惡豈尙有不濟之事哉是故以道爲的不如以身爲的同志中有可與語者必其不徇流輩爲浮沈者也取謗於衆人不足恤見同於時俗則其末可知矣鄙情之傾注於君者蓋無涯涘亦知此心之有以中從者之懷乃代爲發之以堅其理之不誣試館近日當更煥然大才自此久居京師時加

掃葺其歲修之需華在外宦中務有以繼之葛藟之庇

本根爲同產是鄉者言之亦覺切而有味來歸得假相
見不遠容細證之華精力日非時有樛朽之懼忝權齷
篆公事皆循例行比臬爲簡足以揜拙眠食無恙不盡
區區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上

唁閻立仲成叔

世之士大夫其有志者必以得見先正爲榮華於先德相國文介公爲年家子始仕山左曾隸屬曹公丁卯旋里沿途不取人供笨車過莘華時爲令公爲一飯儕列相驚寵後華亦謝官耕游再出赴闕謁公第公引疾使卽臥內有童子導侍布衣阜屨以爲傭僮公呼使拜曰是吾孫十六年矣長當師君子言頃自咎再起謂遭逢聖朝不能補益時政古人恥之已乞去未得請遂歛歔不已十日凡四見比華返東未幾聞公獲歸田嗚呼愛青草堂文約鈔

卷上

五

公則以去爲得愛

國家不能不重惜去公天下有賴於公公無求於天下耳然公之志旣不行與其晚歲坐廢致世有輕免者頌之疑則今日之溘然山野素飯寒水之奠於

朝廷無損益公之心亦良安焉後生晚出稍得親炙公不至流爲小人吾意天下之大宜有嚮往景行述公之志業者矣況於爲公之後者乎公雖往惟左右勉焉肅佈肝鬲珍護不宣

續修日照縣志序

余所至必求其地之志凡夫序無不云刪附會也嚴濫入也是是非非無曲筆也及閱其文乃有時三者具在甚矣作序者之妄也光緒歲乙酉余來典沂郡適日照縣尹陳君懋續修志成邑之士與其事者與余多有舊欲余一言其書詳而不斷視舊志之分繫以論體有互異然余觀舊志其論疆域曰照瀕海與登萊等彼有專備茲僅藉土民果長慮哉其論風俗曰好厚重恥詭隨甯不爲善國焉雖然此古之照則爾也論時序則曰謀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上

五

生之難穀旦婆娑不可訓矣雖然天地四時猶有休息而況於人乎照時序雖同宴樂之事寂寂也瘠土民勞信然哉論鄉里則曰始則一里止一長一族募一長也自海禁農窳族不相統長乃千百爲羣比較之日公堂屢滿可以徵世變矣論地畝十日之晴則苦乾五日之雨則苦潦論倉廩良吏之民寄其命於上庸吏之民寄其命於天論坊表謂實行不足而獵名於坊則坊也指摘之府也論宦蹟謂志有所不及載俎豆片席亦有時命也論地封曰居官無狀虧朝廷而辱祖父則亦可羞

也其論故令王士奇不報除田而民怨猶有古史遺意
其論明初或以乙榜登八座嘉隆而後其事浸輕洪武
之年貢居先舉居次宏治始選貢天啟始恩貢景泰始
令生員納粟及俊秀入監皆足舉故實與史相表裏蓋
秉筆者爲丁進士皆又康熙初去更化近往往抑揚諷
託寓於言外其於興廢勸戒之間三致意焉今志之續
自爲一書更閱時二百年邑人士搜而輯之陳君彙而
成之文獻不墜亦盛舉矣而余必附著其舊以備考亦
將有裨於茲邑俾昔與今相發明焉若求工於文則不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上

三

獨守土者能之君子奚取也

意取舊志之善

萬氏世譜序

南之士族夸尙門系然容不免於附會北之士族質勝於文然容不免於遺略吾燕歷前代多更播亂元之季遺老故民蓋鮮明成祖定鼎始遷四方之民而大集以故今畿輔所隸其土著之舊者皆僅肇自永樂士大夫之家欲考其遠卒無逾四五百年故言闕闕往往不若南之盛而宗法亦多置不講譜其世者因亦不敵南之繁雖然有志者出有得於樂其所自生而返其所自始也者則惻然動其宗祖之思也流涕於角弓而纏綿於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上

譜

既醉則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發乎性情師意於古譜其所知之世上以識其先旁以收其族而下以施其孫子或其稽不遠然甯缺焉或其例不備然甯質焉十室之鄰以爲多事矣是土風之陋也巨胄華望好事之彥無訾其缺議目爲贅書然而君子愈益趨之矣同里萬生秀升從余遊旣數年一日抱其世譜再拜乞余序余憫其志又嘉其求不至於遺略而并無所附會以自紊斯則良史之意蓋家之乘元如是也秀升乎操此意以

行已涉世其更有獲歟

宋曰立言慎當與蘇氏族譜引相將

勤餘文牘序

漢人著書多自序序著書之意而已後之人士始多人爲之序者然性情之所在學術之所成與夫爾日立言之所以然局外者之知之常不若局中者自知之爲得故不得其人毋甯無序得其人矣而其言或過乎物或不及乎物非其相知之深而又相愛以道不諛則虐故擇序者慎焉山陰陳補勤先生所著勤餘文牘凡十卷旣成進國華而教之曰人之相知貴甘苦之共喻余不敏少從事於詞章力吟詠鮮著述之文今年加長而寤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上

七

思所至聞見所及往往起而錄之又則論事於當路貽言於交友雖皆一時撫身世抒胸臆之詞顧踰日閱之不肯自沒其所得子知我者擇序於子庶爲我慎焉國華受之而嘆先生之所見不可及讀及畢而嘆先生之有志於立言之不朽愈不可及也先生之言曰貌言華也忠言實也先生之言爲其實不爲其華者也其自鏡者類志於修己之言也其書說序記者類志於經世之言也存吾理以待世之能至于此者果開悟而旣其責焉則有功於世之教爲不少也存吾議以待世之能求

乎此者更參酌而制其宜焉則有功於世之功爲亦不
少也是故不憚質白以出之顯易以喻之瑣細以識之
反覆以詳之四語揚中寓抑凡以存吾理也凡以存吾議也必
總總焉取爲文者而繩尺之非先生是書之心也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上

三

徐訐卿文集序

蠶之珥也熊之經也山雞之澤其毛羽也不自知其何以然而竟不能不然適其天也人之天又有大焉者才人之天又有大焉者大興徐訐卿具天才嘗樂與余交乃至兄事余凡余欲有所發訐卿每能至之且曲爲之盡神思贍捷於文靡不喜雖未卽畢力而其天所有者動焉余固知其可能而又恐其不堅或徒以詞炫爲也嘗語訐卿曰

朝廷制舉之學例付有司差次其高下而雜著之文則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上

七

當路不復明以主之讓其權於能爲此者不肯以勢位凌學問是其道固尊而其寄愈難然不得其人則尤易濫而徇以其無方額而又可情于有才者苟無復適其天之所至反若此中無所謂陟罷而其倖獲轉易於有司者實不至而名可加浮此近世文章之衰而人之辜其才者強半也訐卿深是余言更疊疊爲之至風雨塗路無間夫訐卿舉孝廉走江湘出入軍諮一遷而爲太守方役志功名而乃私爲此且不以自足草成輒復塗點斷散無彙帙余恆勸之而訐卿意存加削不以所已

至者阻焉庶幾適其天者矣庸可測其至乎嗚呼豈謂
訐卿不自收拾而中道遂以死耶旣無手定之冊計其
家人所檢已不過十之六七而余以愛訐卿之故爲釐
次而嚴存之則又僅十之二三豈余知之有未深耶抑
非其才之不足而天則奪之耶訐卿之官試於行省而
未見其臨政其經濟之優狹不可得而斷獨以其懷抱
鬱鬱生不得之於方面重臣而其沒僅以此區區者得
之於余是又余之悲訐卿者矣

張安齋先生詩序

詩○豈○易○言○哉○其○氣○韻○隱○然○遐○寄○於○文○字○之○外○爲○神○詞○不○
害○實○爲○真○冲○然○無○枝○夷○然○無○囂○爲○正○若○近○若○遠○足○以○感○
人○爲○大○自○得○於○中○境○同○而○懷○異○爲○高○援○情○授○旨○舉○而○不○
斷○爲○厚○以○古○喻○今○故○事○紛○會○不○名○一○用○爲○雅○尋○常○脫○口○
便○手○聲○勢○虛○義○之○字○廉○擇○審○出○至○於○力○重○味○入○爲○深○精○
稱○而○不○失○分○杪○爲○工○九○者○聚○謂○之○成○詩○豈○易○言○哉○雖○然○
古○來○清○人○逸○士○其○懷○抱○曠○美○脩○然○物○表○不○求○爲○詩○而○詩○
未○嘗○不○名○不○求○爲○工○而○未○嘗○不○傳○何○哉○詩○之○原○主○性○情○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上

三九

自○後○之○以○性○情○言○詩○者○率○徇○其○所○欲○恣○而○發○之○輕○猥○嬉○
滑○至○於○俚○劣○吾○誠○不○知○其○性○情○矣○惜○乎○其○未○讀○吾○鄉○安○
齋○先○生○之○詩○也○先○生○以○尚○書○家○世○父○爲○監○司○而○天○趣○高○
潔○康○熙○中○嘗○授○國○子○典○簿○不○赴○退○焉○屏○居○滄○水○之○曲○築○
野○雲○亭○讀○書○學○道○杜○門○習○靜○者○垂○六○十○年○興○不○外○涉○怡○
然○嘯○歌○其○詩○灑○澹○疎○落○迴○若○孤○雲○幽○若○空○谷○平○若○遠○水○
和○若○古○春○雖○迴○而○不○爭○也○雖○幽○而○不○僻○也○雖○平○而○有○餘○
也○雖○和○而○不○可○滓○也○蓋○隱○君○子○之○所○爲○純○以○懷○抱○勝○者○
與○性○情○安○得○而○不○貴○也○以○視○余○之○言○詩○以○詩○爲○不○易○言○

者猶小道耳對先生殆有愧焉若夫世之所謂性情則
惜乎其未讀先生之詩也詩目曰自怡曰靜遠齋曰避
閒曰蘆渚先生名延緒字雪耳號安齋紀河間消夏錄
稱曰鉉耳先生蓋又字鉉耳云

宋曰論
詩精確

黃小宋詩序

古者詩與政通記稱宵雅爲官始孔子以誦詩宜達於政言氏弦歌以治武城是以風行於上俗成於下入其國而政可知聞其聲而德可知樂經亡古澤希去琴瑟簫箏之舊準後世之音以飭爲詞目之爲詩深明治體之士不必習爲今世之詩而始可著爲政蓋詩之去樂政之去詩浸變浸失千數百年於茲矣雖然今之詩亦未必盡非也而言治者或輕之以爲匪所亟甚者苛抑其文采謂好浮名余嘗有感焉願亦其爲政何如耳苟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上

五

通乎古之政而又嫻乎今之詩古詩之教亡矣士君子宅心溫厚有不容愠於萬物之情感觸興起時發其中之所不能已其於詩之旨爲不微矣南海黃君小宋治濬縣有聲而客自中州來輒述其治狀且道其詩名余未識黃君而稱其治者其客多循慤稱其詩者其客多彬美久之余反有以得中州之客以其能舉黃君之治與否爲短長能及黃君之詩與否爲雅俗也余於是知黃君深於識黃君也君所撰壯游圖說黎陽雜記救荒書多爲政之蹟四百三十二峯草堂則其詩也復輯濬

遵化詩存序

著述必見之天下而後傳之後世而孤修宿學不自炫
暴或其俗以標榜爲戒其里復無大力者揚之以至風
委雲墜終佚於一鄉而世所號一代之選易於私近略
遠甚則出其邦者七八而以其三二子天下嗟夫人之
遺之也若此己之闕之也又若彼不傳之所以多也北
之人爲甚

國朝以來如宜興陳氏泰州鄧氏吳江顧氏長洲沈氏
青浦王氏皆以網羅天下之詩先後著於時而吾郡自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上

三

周氏伯衡谷氏霖蒼曹氏冠五父子外落落無有聞夫
訥樸不文不害於君子也若必皆其德俗也則內愧之
不遑不敢以謬於世也天下無處無誠僞吾人無事可
以亂是非區區詠吟而移吾重乎

深

厚同里孫丈薌臣郵

以告於余乃比年搜集鄉先生詩得八十餘家郡大夫
合肥陳君樂梓以傳然則吾郡之詩宜非其無可傳也
而何其韜翳者之多也長洲陶氏最爲晚出且專采畿

人而道光以前諸君子亦尙多不能得之於陶氏然則
前此二百餘年至令天下無所資以求亦吾郡人之咎

而○未○可○歸○之○當○世○者○矣○
宋曰蒼
潔近韓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上

一

書史記甘茂傳後

甘茂之孫曰甘羅年十二爲秦相少庶子說趙攻燕封爲上卿太史公謂其年少出一奇計聲稱後世甚哉先王之澤衰而古教之亡爲已久也古者教人之法子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八年教之讓十年就外傅十三學樂十五學射二十而冠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責以成人焉者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其爲學也一年辨志三年敬業五年博習七年論學謂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返謂大成其取人也秀士升司徒選士升學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上

壹

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司馬辨論官材以告於王而定其論然後官之蓋其始進之難如此所以作育而陶成之者何其詳且紆也自王迹微學校衰策士起人趨於詐不恤其恥以至孩提急利童子備官世且稱之而史亦津津述焉夫甘羅之事後無所見其爲生無教訓而長未有所裁也不待言也獨怪自是以後以幼進者史不乏書漢之謝廉趙建魏之韋纘唐之高劭宋之王承衍其他父任其子兄官其弟戚里濫貴功家襲封取之司勳之府付之保母之手乳臭未乾橫躡人爵以祿爲

戲而其壯大皆未有聞則皆甘羅之說誤之也嗟乎朝
廷優假幸而蚤官其無益於子弟也如是而爲人父兄
者乃亟亟焉紫袍金帶謀及襁褓以爲門戶愈急大之
愈急微之惟恐才者之不愚而勤者之不廢也亦獨何
哉亦獨何哉

宋曰慨
乎言之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上

美

書晉書隱逸傳後

太史公之書刺客游俠日者貨殖之徒皆爲列傳而隱者轉未之聞豈其名多潛晦而不爲世所知以不能爲之傳者益高其爲人與漢書踵之及范氏爲後漢書始紀逸民大率所遭世亂去危垢俗憔悴林草策命一至逃入深山而已余讀晉書隱逸傳而舉然三嘆也曰全身以去亂者達人之操也而修節以不回者非爲全身也蓋初非無志於世而萬不獲已絕迹以終貞士之行也范粲魯勝郭琦汜騰任旭辛謐陶潛皆嘗出而仕矣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上

七

旣時去物改之後穴室戴盎土牀布被麥飯蔥葉若其所性以視不事王侯曠然孤尙者尤有異焉而世所稱名臣若王祥羊祜杜預房元齡杜如晦范質曹彬其人者世之君子欲爲之不悲其遇而不危澆太息豈可得已

宋曰南史隱逸傳論亦發此義

書舊唐書良吏傳後

自史記迄隋書無享年之多寡其所稱循吏代無逾十
二人者而舊唐書列四十餘人豈其成書綜三百年閱
時久而得人多哉顧其後宋亦三百餘年而循吏亦止
十二人宋史稱最繁矣而其不輕予也如此所以見良
司牧之難得而愛之重之無使尋常勤慮之吏濫拾美
名亦以見百姓之不可欺而親民之官無徵不信也其
必實有施於當時久而不沒於其民然後傳焉若如所
載呂誼范傳正輩或用法太深君子薄之或頗事奢侈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上

五

厚以財賞問遺權貴視公蓄如私藏持此而以表吏師
微不恪爲之立傳無怪其多矣不云賊名者不祥而旌
非其功爲賞盜乎後之君子其慎之哉

甚其辭致
警無限

書韓昌黎釋言後

讒者爲愈之言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
哉吾思其言之近情也誠如其言是則許也許必有證
釋之愈堅何釋爲且外不如其言而萬一內有如其
言之情釋之雖無伐於吾言然而有賊乎吾心何也吾
心之不釋者自若也吾心不釋何釋爲若謂查不如其
言也在我者無所爲言之可釋也在彼之言是其讒人
我又奚屑以釋爲也若謂懼禍之至也亦求無實夫凡
爲讒者而已其讒不讒行不行不在乎釋不釋也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上

三

士無所自爲傳而不傳士有所自爲傳而卒不傳士無所自爲傳而藉於人而傳士無所自爲傳而人之悲之者爲之傳士有所自爲傳而人之愛之重之而不能已於傳之甚至傳之之人並附之以傳士有所自爲傳而因投洽夫人之有所自爲傳者而以此之能傳傳彼之可傳之六人者巖廊之上草澤之下所在而有秦之人不識越人之山然聞會稽則知之也燕之人不飲楚人之水然聞瀟湘則知之也有傳之者也誰傳之者其鄉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上

四

之人各傳之也然則雖有山水而不有其鄉之人傳之則無以至於遠而彼無山無水焉者其鄉之人雖欲有所至於遠而亦不能強爲之山水之名以爭於人則夫傳也者雖高下之不同而要皆自其所有者而因而爲之其有大者其傳亦大其有小者其傳亦小其無有者不傳然則士亦所自爲何如耳豈能藉人而有者哉卽令悲其無傳而爲之傳後之論者亦第低徊往復於悲之者之文而於其人究何有哉必其有所自爲傳而又遇足以傳之之人何謂足以傳之之人則亦

有所自爲傳而不假傳人以自傳者是其子不輕而其

言可信是於所謂彼五人者五人謂除卻無所自爲傳而不傳者惟有悲

其無傳而爲之傳儻所不能忍絕然無傳者而猶悲之

使或傳有傳者而卒不傳其庶幾亦鮮矣且有傳而不

傳必傳夫人者之智不足以及於此而傳夫人者之得

其人而又何慮哉余讀馬葛村陵州耆舊集既竟篇有

感於選者以詩存人之說以爲士生一隅雖小技而沒

世後其遇有心人不泯泯且有如此嗟乎世有孤行高

節不及勳績者勳績自無不傳之理久而不彰亦其鄉後進者之恥也

青草堂文約鈔卷上

三

宋曰
婉折

書寄驅筆記後

人心至虛也感而必動而感於古之人又不若於今之人爲尤易何也生不並世則望之慕之以爲高遠而莫至而其所及見者則切近而以爲可希人之情也宜興任寄驅先生自廣文至開府欣然如儒素深造於道不以自信亦不欲人知乃以國華爲可教出所爲筆記示之大旨以堅定爲體以自克爲用充之涵養約以無倦然後嘆先生見之於事爲者皆自其有本有恆者出之非止功名己也余聞先正釣臺先生篤志力學以聖賢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上

星

爲必可爲立中朝爲名臣先生出其族庶無愧焉獨念國華幸親炙先生又得識其緒餘而久溺於詞章措身苦無地昔范石湖帥蜀陸游爲參議官以文字受知劉清之欲應博學宏詞及見朱元晦至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使國華能爲陸不能爲劉必爲先生之所棄是可懼也

送薛侍郎還朝序

古之君子其進也足以重其君其進人也足以重其下
故聖帝哲王樂得之以爲輔而賢人淑才樂爲之用此
其爲人所進退與夫進退乎人者上下各賴之以爲重
故一人出而主德之美繫之人才之正繫之然後可以
爲宰相不以小廉夸人不以小察傷明不以小勇僨事
知幾而深應變而神臧否其屬無喜怒存靜之若無物
爲之若無爲其中毅然而不可奪然後可以爲連帥捐
嗜好以養其勤滌營競以平其中無瞻徇於上無煩苦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上

三

於下舉事不越其職所司不惟其文奉公之情整恤家
之念微不於同列見功不於百姓市名規矩條理久暫
如一然後可以爲守牧今長安薛先生由刑部郎出知
饒州六年而躋布政使權漕督

朝廷重之擢還其部爲右侍郎中外之知先生者僉以
先生處刑曹久諳法憲最於刑官者適難其人非先生
不可當是時

國家方大用諫言亟人才罷捐輸剔釐征裁冗餉肅然
思除浮僞以嚴簡爲政本四海望治進一人而當則有

關於政之得也故先生之行皆謂稱其官國華時從先生行部朝夕先生側得見所嘗手輯書究心律意折衷成案條別明核凡百冊冊五十頁不下一百萬餘言復聞先生言今所傳經世之書衆矣乃法家獨鮮世儒既遠之而不肯道而理學功名之臣志復不屬乎此而講求者日稀久之士師之讞獄不齊而民命之出入相懸號○日○疑○輕○則○縱○之○門○命○日○執○法○則○酷○之○階○人○未○犯○而○豫造一意以繩之有不忍言者矣犯無幾而繁爲之名以密之有不及誅者矣恐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上

四

祖宗之本意不如是而僅聽刀筆之吏持具文焉其流滋深此豈其細事乎蓋先生之言稱其官固已而更取先生之行事窺先生之深則先生之爲守牧者歷歷然也無一而非可以爲守牧者也先生之爲連帥者歷歷然也無一而非可以爲連帥者也然則

聖世之知人斯爲大有在矣豈刑官已哉卽先生之所以自處進思盡忠又有多焉者矣抑豈一官之職哉且更有說焉一人正色不得於衆則孤立而危也因而頡頏以取容焉則又漸瀆而隨也古之君子不慮其隨而

或慮其危方今

廊廟清明百官畏職以先生立其間必有益成其介如
之風而作乎衆正之氣者故於先生之行踴躍企望而
未有已也

青菴堂文約鈔

卷上

巽

族弟趙鼎銘定甫校刊

族姪璧奎聯輝

同校

堂姪恩浙南雪

青草堂文約鈔卷下

豐潤趙國華菁衫 著

玉田蔣慶第箸生 錄

濰 宋書升晉之

參定

卽墨鄭 杲東甫

退園記

士大夫去田園就官守則固。有責焉。而苟必取堂檻池沼。以爲娛。是謂溺情。溺情者廢公。而苟其有堂檻池沼也者。必蕪之。而弗葺。頽之。而弗起。一任木敗瓦裂。以茂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下

十一

草爲可樂。是謂矯情。夫耳目之地。不舉且烏。知其所舉於公也。濟南部使者署西南偏。曰珍珠泉。志稱珍珠泉。二一在城南隅。此則所謂北珍珠者。其水淳然。以清演。然以行北折而東。復迴而之南。如環焉。復如衣帶之結。東而垂其委。以趨於東北之垣。而出行省言。使宅者皆無逾濟南故沿泉之渙。饒廊館竹樹花嶼之勝。蓋其來久矣。光緒己卯夏。黃陵周第皆中丞受節於此。觀其殘朽。欲更新勞勞焉。未遑也。幸而旱者雨。囂者靜。紛者漸。以理民無急。懇察列翁如中丞。曰非余之才也。上之與。

下。本。相。安。者。也。亦。非。余。之。遂。服。也。接。一。人。親。一。事。皆。宜。
有。其。餘。思。而。獨。居。深。念。者。也。夫。苟。無。其。地。則。亦。已。耳。茲。
泉。之。側。緣。溪。下。上。複。坡。曲。磴。叢。篁。修。木。幽。室。明。宇。如。空。
林。絕。壑。間。柰。何。余。弗。居。也。越。歲。庚。辰。春。規。而。治。焉。兩。閱。
月。工。訖。有。橋。有。堤。有。石。有。樹。有。長。軒。有。亭。有。欄。有。籬。有。
筍。有。蔬。有。魚。煥。然。新。矣。實。皆。其。舊。也。舊。無。園。之。名。中。丞。
名。之。曰。退。園。客。有。請。曰。退。園。何。說。歟。中。丞。告。之。曰。退。之。
爲。義。博。其。在。於。經。退。食。自。公。蓋。言。憇。也。退。思。補。過。蓋。言。
慎。也。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言。勿。爭。也。亢。之。爲。言。
青。草。堂。文。約。鈔。卷。下。二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下

二

也。知。進。而。不。知。退。言。戒。人。以。毋。悔。也。且。老。子。曰。進。道。若。
退。言。不。自。滿。也。釋。氏。亦。曰。急。流。勇。退。言。富。貴。之。不。可。溺。
也。余。之。以。名。園。也。以。我。觀。園。也。我。得。而。有。之。以。園。觀。
我。實。則。我。也。而。園。得。而。有。之。也。以。園。爲。我。之。所。有。將。於。
慮。退。之。道。不。亦。僅。乎。以。我。爲。園。之。所。有。則。終。日。居。之。無。
所。爲。非。退。也。宋。神。明。逸。雖。退。而。未。嘗。忘。進。唐。賀。季。眞。雖。
進。而。未。嘗。忘。退。後。之。至。斯。園。者。以。余。言。何。如。也。

宋曰氣
度純是

溪行偶記

乘山與曉行數有溝洫有荻水聲泐泐出莎隙溪步僅盈尺縱橫無定址小樹離離然漸繁葦如竹求隄不得時涉水落其路有無稍稍作坡野花窅映柘黃結條折而前則濃樾深蔽楊榭檉柳之屬不可億計其上蟬聲絡噪不絕下則蟲聲應之聲益繁陰益密初木拱把茂於列草乃有籬落隱見草首張如輪疑其可蔬垂桑覆繖大槐如幄新椒實若點繡小流渟作池棗厯落紅半或胡麻綠畦蜀葵爲之衛曖曖皆在綠陰中忽長隄陡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下

三

絕雜木相附高者趨其巔俯赴其澗足蘧萍苳芰菱芡皆具水流愈活而去不可際廣蓋不逾丈有尺魚跳波亦無網罟緯蕭伺之隔溪或聞浣聲隔林或聞童子讀書聲然則斯溪也其卽爲隱者之居誠不可知而長乎其間亦奧如哉余殆過而慕焉

遙黛山改築望海亭記

豐潤縣境之東北嵐霏翠遠橫接天半曰遙黛山亦稱
腰帶山巔望海寺志沒其碑文初建不可考縣城負山
襟海燕山西下太行東去千餘里蜿蜒乎長城而渝關
以東諸山奔走起伏復西入盧龍漁陽之野絡繹交會
至於縣則茲山爲大庚水出其北自東而西折而南由
今寶坻潮河達海一如水經注所載西南至泉州雍奴
者茲山西南向庚水西南流數百里閒憑高瞰深岡巒
之所拱互風雲之所往來支流條谷之所輪遶田渚秀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下

四

沃民物映蔚其氣脈類於茲山發之前之人必有以識
其故惜乎寺久就荒僅而址焉幾何世於斯矣其迄於
未復者何也山周五六十里陔陔不易至又上下二三十
里艱於水或以形家多爲之休咎而脫然不問爲
高旣有曰寺之復不復人事之興廢非所與望海云者
攬其勢而已可改築也曷弗亭之然議雖出無主之者
輒亦不舉今相國合肥李公總制三輔旣有年稍稍聞
諸邑人士光緒十八年春屬龔君彥師來治縣因李明

經榮喬知方輿舊預鄉人議一相問賞翕然集規量董

治逾月而亭成始明經嘗書抵國華亭基缺水乃山谷
得澗井泉忽盛滿日飲百人工墾土屢出開元錢疑初
作時所識年代夫以數百年上依稀不可知之故而欲
續之於一旦以兀曠靚奧之境而攀蘿緣磴必爲之結
搆而後已蓋非明經不能踐其勞非邑大夫不能持其
速非相國不能周其情而成其遠也天之所鍾其資地
出於衆庶之表者無處無之然或寂寞而止能不謂人
事之未盡興又或峯巒騰竦與有日矣而中道坳坎至
使世之君子積久不獲竟其觀爲可惜焉則覩於茲亭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下

五

之成又何幸與雖然吾所聞未已也茲山戴土脊阿晉
偃雨潦所止易蓄爲池用植松柏果木山陂境塙可四
十畝取而田之因以居守以爲亭固是又邑大夫之所
綢繆而明經之所樂任者也明經土人也宜其急於鄉
里之義獨吾邑大夫之來僅兩月而去而亭工之始終
皆賴之爲民謀者顧不在得人哉

宋曰寫景處
勝溪行記

郟城縣孝婦祠碑

郟城縣南十里衢之西舊有孝婦祠考漢書東海孝婦
竇氏養姑甚謹夫死不嫁姑曰我老累汝乃自死姑女
告婦殺母婦誣服獄吏于公爭之不得郡守竟殺之郡
中枯旱三年後郡守至于公白其冤郡守致祭其墓天
立大雨嗚呼天者理而已矣而數有時憑焉亦有時不
憑焉者其究也理之既至而數亦有時託而生焉者謂
天有知則何不能免孝婦於死而聽人之殺之謂天竟
不知則何以旱之三年一旦而祭祭而立大雨此何以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下

六

說雖然不誣孝婦而陰陽之愆其旱亦有不可知孝婦
之獄白卽使旱者自若然則將遂以疑孝婦乎哉蓋孝
婦之誣數之不憑於理者也誣而旱雪焉而雨則數之
託理而生焉者也由前之說不憑於理而理未嘗不在
千載以來之人心無有不冤孝婦死者是也由後之說
數託理而生而理愈顯旱既有由致而雨亦卽有可致
者是也世之有民責而不察其隱其可以知懼矣蔽於
前而悔於後而事機卽亦可與爲轉焉亦可以導中材
之人悔過之心矣昔人之修是祠必非無意而祠之久

於茲土或以禱雨之有恆驗而區區之心竊念雖身試
之而立驗之不得但以爲濟旱之需以爲人心時時有
孝婦則不雨之雨其惠可無窮卽禱雨於斯亦惟視此
心之自省者何如而不得專恃祠之有驗令哀斯民者
不在人心而在孝婦之靈也

應有盡有

羅明府傳

羅君諱鳳儀字逸凡江蘇江甯人道光十六年進士出爲河南令待次省垣獨居廢寺蕭然閉門無妄交二十一年祥工決汴當衝奉檄扼宋門民夫樂爲用他門皆入水宋獨完當事廉其能調工筦出納轉易當直不失分杪二十二年任滎陽粵東夷務起山陝兵赴調徭役徵派鄰邑大擾滎獨安二十六七年河南北大旱

國家發帑振四十餘州縣吏胥侵蝕坊里影射蠹弊百出訟獄繁興君獨以夙行保甲按簿可稽無溢予亦無青草堂文約鈔

卷下

八

漏民措置盡善聞於

朝薦甫上竟積勞卒官妻孥皆不在君廉介刻苦慮有脊爲累故在滎六年而無家滎民哀之甚於喪其父母號哭數十里臨者相望於路爭求歸其喪私築祠於邑西門

論曰余年三十遇楚北王錫鈞曾爲闡官七十餘矣言昔有河南羅明府其死也民間尸祭之盈衢至八九歲童子或小女子每食以孟飯禱窗牖下稱供羅爺爺噫何以至是以此繫余懷二十餘年乃於廣宗鄭中丞宦

豫紀事中知所言爲君且得君所爲亟爲之傳以發余
幽而闡官之能言人善亦不可沒云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下

九

張先生傳

北方學者以元儒劉靜修不祀學廡爲缺孫徵君敘爲
畿輔理學之宗稱其純孝篤行家居教授師道尊嚴至
其所以孝與所以尊嚴者未著於詞也自理學之名立
海內大儒其弟子爭出以爲重傳其師說語而錄之而
師亦所恃以大其道靜修先生毋亦造其門者之鮮成
就。而。因。以。致。晦。與。夫。先。生。死。門。人。之。責。也。若。夫。妄。傳。則
賊也。而不傳則罪也。國華於此蓋潛然矣。以所師張情
田先生有不下靜修也。先生諱楨字準夫直隸玉田人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下

十

寄豐潤村居先世累宦門有清望自祖向鑿父浩兩弟
榕桐子熙載孫吉甫一門皆諸生祖母鄭氏韓氏母趙
氏娶蔣氏先生道光戊子舉人官雄縣教諭生而敦懿
莊重天性篤所親孩提時晨詣祖父母安否就傅後兼
詣父母次灑掃祀先之所退立久然後出返亦如之如
是終身衣冠必正行止必端盥洗之水必不出孟作字
必楷主顏魯公碑讀必經雞鳴起默誦爲常歲除無閒
閱史傳蕪垢事則戚形於色不喜莊周屈平之所言篤

信程朱以能開明孔子之學其爲功於世大於撫拾語

錄諸家可否在心未嘗明言爲學一以躬行爲準不取
割記盛夏獨處未嘗釋襟終日危坐無倦容教弟子術
業一軌於正雖有驚言巧技流輩推許遇先生輒所繩
抑四方之士衆出其門或得官以去則戒以守身爲大
能知守身君與民自受其益毋舍操履泛言經濟也蓋
先生之孝近曾子篤實近魯學在慎獨故其言如此弟
榕病殆藥不能入先生口含下之公車赴都有訛傳其
家之喪遂不試衰麻返至固無恙人詫爲狂疾其至誠
發有信而已不敢疑也與衆接恂恂若不勝悍夫鄙徒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下

七

所至人化揖必折節管者或因偃蹇負有鄰子爲雍髮
先生堅不坐蹲而畢焉嘗曰吾所見人皆可以爲善無
教之者爾親沒後其徒有爲曾皙嗜羊棗經義者先生
覽之泣下不可止平遠丁文誠公爲開府重先生行欲
辟之謝不往講業五十年始選校官年已暮矣然疆固
不衰口誦諸經無一忘得心解孜孜詔後生特不著述
立標目講學家門戶一無所倚唯歲不我與以自勉嘗
見人鬻古鼎作古鼎嘆揭於壁曰古莫古於天地日月
乃彌古而彌新今莫今於身體髮膚乃愈今而愈舊少

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大禹所以惜寸陰君子所以自強而不息也光緒八年卒年八十

國華曰孫徵君之於靜修雖本貫而人不以為私況小子於吾師親炙之者乎靜修之不得祀議者謂於經籍無所箋注遂不報臆士必著書立說者貴而實踐者乃無以彰譬之宦蹟必政書輿頌崇碑高祠而後可信乎則不名一善而厚有及於民者於焉隱己是說也吾終疑之後有扶翼世教之君子權其得失焉

一一指實不嫌瑣細

郭刑部傳

郭君諱翊元名翊廷字蓋卿山東歷城人濟南多泉水人呼王府池者明水一區湛深淪漪岸東數草屋門狹不能當馬有賣漿家君之宅也君驚才駿發矯邁無匹誦言激理若出天授其爲文抗厲高爽宕逸刻削清折自然藻綺交作每就一篇迴出人表學崛起恆走坊肆中自所經見皆能識其大略不屑流俗羣處若獨終日居對罕見言笑明湖游勝之地社英寓公材輩四集講院肄舍矜佩動千人君所至無眾寡大小必空其羣人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下

七

競接之蜚聲之士以其情之遠近爲增減一語可否往往清濁品流至貴游碩齒多爲之下當之曠如也志之所造夔不可測同治十二年弱冠應拔貢卽發本省解又七年貢禮部皆以可上甲君亦磊落自負旣授主事分刑部境與願別詞翰遂希詣曹司外不數接朋寮有不得志而去官者始爲詩以送之或浩然長歌飲酒無算不擇儕偶退卒販伯集止不嫌忽爲尋丈畫邱壑花樹一脫繩墨之外張相國見之詫爲時史第一然不多作弗應求者有貴人憐而汲引之謝不往又五年竟落

實而卒年止四十無子兄弟皆不學喪歸友人求其所
爲弗能得所傳僅大風樓詩池上宅旋他售

論曰濟水之上巷嫗街童無不知郭解元者有謂其才
出李于鱗上猶小之也實則罕能方其器夫希美之不
終者亦有之矣然君且中道萎而他何惜焉嗚呼天之
生之也何爲也哉

青衫宦齊魯於其官常民俗土習刻
刻致意而耆德文人尤所傾倒今則

已矣孰
知之者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下

書孔烈婦劉氏殉節事

嗚呼忠義孝烈之事尙矣而世以其美名而死者不必如是而往往傳者使如是夫死生之際大矣柰何不傳其信者抑死於常不害爲君子也於其常死而必附於變焉者以重之於其死於氣數之變而必附於義理之變以甚之不誣則過其眞者轉爲之揜眞與僞雜勢不能不取眞僞而并疑之疑而嫌於刻勢不能不取眞僞而并信之人心之漓名義之濫悉出於此然固死者之所不知而其眞焉者亦究無取於人之知行其所安自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下

五

若而已竇應孔昭宋以進士爲山東令從張中丞曹州闕伍還循河至長清夜行風起餘舟泊不及紛紛失足死昭宋與焉光緒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也無子其妻劉氏仰藥以殉有遺書上中丞曰氏夫昨隨轅返省途次遭風遇變影蹤全無重堂痛不聊生此由天意豈敢怨尤氏夫少孤力學家徒四壁近年捷南宮後奉

旨授山東卽用得蒙賞以優差菽水之資無缺今忽遭此變痛苦何堪兩世孤孀何以度日仰懇賞給養老之資以度餘年則氏夫在九泉亦當感戴再氏生長名門

頗知禮義今氏從夫於地下以鑒此心雙樁南旋魂如
有知當爲黃雀銜環之報俚言上稟五內如焚伏乞垂
鑒中丞得書爲

奏請旌卹得

旨如例而昭案亦以在工防護掃壩掃陷沒水聞於

朝得優卹昭案故敦重恂謹人固哀之又得烈婦爲之

增重可以不朽矣余親見烈婦手書云

列正論於前稟
詞奏牘各據實

書有條理
有含蓄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下

六

山東莒州知州周君墓表

余嘗遇武昌張廉卿能文詞不苟言人長短後寄余所著老而愈核漢陽周君之沒其弟秉彝走數千里欲余表其墓而手各所爲誌狀誌出廉卿卽余未嘗識周君尙當信而表之矧嘗所游接而嘆許者哉其爲莒州余屬以公抵其境其治獄明而不刻隨兩造曲折聽惟允道路傳之津津然且言自周官至歲皆熟俗患雹官祝之雹來落山谷田無恙余私憫民之愚也歲與雹官豈所能轉易哉然必民之樂之然後隨所美而歸之也於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下

七

是覘君之能官也。郟與濮盜藪也。郟又孔路濮又水瀦也。君之至皆翦其暴於郟。除募車之役於濮。築蔽水之隄。雖然君之吏事余忝當知之。若其治軍則於誌狀中始悉。咸豐初洪楊亂作。楚軍崛起。衡湘間君以諸生。歷參胡文忠李勇毅曾忠襄之幕。文忠每戰必盡羣下之謀。覘其材以君畫多中。延譽諸帥轉戰數省。屢及危皆奇計。脫忠襄嘗驚而壯之。秉彝曰未已也。吾邑濱江大軍山者一大形勝也。同治初有來山麓卓杵穴地無敢難者。君議止之。則密噉以金累巨萬。不可將脅焉。君百

許請於大府啟譯譽乃已蓋夷人也君弟之所言其大者又如此君諱秉禮字琴珊漢陽學附生以軍勞仕山東鄉城縣莒濮二州運同銜

賞戴花翎加四級於光緒十六年閏二月六日卒春秋六十有一曾祖定遠妣劉祖昌儀妣李父達純妣陳三世皆加贈如君官妣夫人妻雷男有深蚤卒嗣男廣壽諸生女六三適士族兩殤一幼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原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下

天

玉田李隱君墓表

嘗愛薛文清年譜有云侍父任玉田玉田多賢豪長者
蓋其風至今不衰隱君李氏諱士楨字翰堂晚號蘿壘
老人父大謨乾隆己亥舉人江西建昌府知府廉直幹
果聞於時初令石城會齋匪倡亂夜出擊賊塹山中隱
君年十四五嘗嚴裝佩刀列炬滿城上指揮巡邏軀貌
魁瑋又解技擊曰幼書生皆大驚建昌操履嚴讀書務
根柢與陽湖惲氏敬重相善隱君師友皆老宿學日益
高能大書南昌萬壽宮成額文竟數丈方堅鬱拔隱君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下

九

作也英聲髦望貴游赫然建昌沒不受賻歸廬墓側知
舊重其器或欲爲納官則自期曰必不他途進於是肆
成均然累舉皆被抑仁和龔文恭公蒲城王文恪公咸
與舊將援韓忠獻之於尹朴建昌弟子萬編修轅等從
容相謂曰以君之有爲如終贖科目將安設施不其可
惜去故業考一官先人之績庶幾有續不然墜矣隱君
曰噫吾言豈可食哉弗聽終以不售亦不悔退而結草
屋潦田雜藪奉母而居母喪仍廬墓年五十餘矣乃杜
門闔處日涉經史以自晦爲樂陳君億建昌弟子也來

令玉田候隱君隱君不報適里中富人坐虛估金穀訟
連數十家明府重師門語人曰獄若解非隱君不可而
衆亦亟亟咸欲得隱君一言哀者塞門百求不出至取
怨所親則喟然嘆曰士不能出而淑世亦當型於一鄉
流俗市井之人不識道義方賴庠序有以持之假徇其
欲如風氣何卒不往遇歲饑絮衣糲食人不能堪晚乃
益簞蕭寒中子弟吟誦不輟或行田野間視幼子采薪
少老異遭判如隔世處之夷然咸豐初

詔求孝廉方正邑人欲隱君隱君固謝遂缺舉舉莫先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下

三

於隱君也又十年病卒年七十一兩弟士楷士恩亦皆
諸生老配鄭氏豐潤志載孝友傳有遺詩行世號拙翁
者長女同樂苦先一年卒既合葬所居蘿萼窩北之員
外阡男四或爲農女四皆嫁士第二女是爲國華母國
華童穉從母至外家隱君之教爲多隱君沒三年而國
華遠出迨今三十年矣銘幽不及思之愴然使終不有
以記之不特莫由伸小子之悲而高行者弗傳則人心
愈薄習俗愈鄙亦凡爲君子之所惜也因表之墓而爲

銘曰

然○後○知○生○而○僇○者○之○非○敬○也○有○其○能○見○者○而○終○於○潛○鳴○
呼○隱○君○乃○所○謂○命○也○生○而○貧○者○之○非○病○也○出○膏○梁○入○藜○
藿○若○固○有○之○嗚○呼○隱○君○所○謂○性○也○雖○其○女○子○之○子○之○言○
而○非○佞○也○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下

大父贈榮祿公墓表

嗚呼華始生之年大父年六十一矣大父二子二孫吾伯父二十一歲而逝吾父二十八歲而逝吾父逝時吾兄五歲華才十日以六十餘老人盡喪其子晚懷可知已然華自五六歲知識後見太父之教於家老而彌勤處愴戚不少懈布衣豆羹欲然自奉居必危坐行步必方暇作蠅頭細書默誦舊業音琅琅不衰年七十外乃嘗太息輟試之早深以自悔蓋自吾父試京兆而大父罷往大父自弱冠隸豐潤學爲諸生屢躋有司所從多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下

五

名師陳先生雲者蘭雪齋孫也其繩文嚴不當則以丹勒往往竟首尾而吾曾大父時家居教授鄉俊類在門乃出己子而受於人近世無有也比曾大父選校官攜吾伯父往伯父穎異數年畢諸經未試而隕次以期吾父遂留於家吾父早爲諸生而又早隕大父之於讀書歷坎坷不移再以教孫雖孤穉不少假見後秀之士歎愛不去口於惰游無業鬪時喜奢之子嫉之則若仇衣冠取潔而了無新者飯盂中粒米必盡吾先大母鄭生伯父繼吾大母梁生吾父諸姑梁富甲一郡而吾大母

化於大父恭讓擗節戚黨以爲難大父七十而吾曾大父卒哀慕如嬰兒逾年吾大母卒去吾先大母鄭之歿四十二年矣又六年大父卒咸豐四年正月二十三日也生於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年七十有七五月合葬里南阡後以孫官封吾曾大父諱依中乾隆乙卯舉人內閣中書曾大母李孺人子二人吾大父長諱壘字友昆吾伯父諱大任吾父諱大椿吾姑三人長適李文年次適張士熊次適高銜皆諸生吾兄國蘭候選同知今有子恩澎恩澎恩灃華子恩澎光緒乙酉舉人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下

三

國子監學正恩澎大父曾孫已五人惜歿四十年不及見今日然此自後人之心世必無其情也光緒十八年冬十月咸豐戊午舉人同治癸亥進士二品頂帶花翎軍機處存記累署山東等處都轉鹽運使提刑按察使次孫國華謹表而請玉田蔣舍人文慶第與填諱丈上下見吾五代於吾家爲耆舊大父曩所奇重也銘曰

遙黛山何亭亭去百里來高青負坤面良吾趙營吾祖夜是堅其肩悠悠二綽今兩楹前以三鼎儒守門仰止

勿替後之人後之人

無一盜語

太子太保四川總督丁公墓誌銘

代

同治七年春擒首張總愚擁逆數萬自晉而豫漸犯畿疆北蹂定州欵及保定去

禁輦僅二百里

朝廷震動至遣宿衛之旅出

國門備寇當是時有越境聞警炳燭會軍僚號所部騎伍兼郵入援一日夜數百里猝出賊前轉戰雄任深祁高肅之交復饒陽城控德之際其他將帥多得詰讓而一軍北上首先奮勇勇往迅速保衛近畿之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下

十四

褒不絕於驛

詔凡七下聲赫中外則山東巡撫丁公也八年秋有樓船銜尾自潞津來沂運河南下旗繒殊異侶倂都盛力人健師歌兒浮屠詭處其閒奪觀駭聞嘶呼佚揚所經爲之下無敢發者蓋安得海以太監稱有密遣而山東巡撫執而鞫之謂大臣未聞有命汝曹私出

制令所無必詐無疑

奏言置於法亦丁公也公諱寶楨字穉璜貴州平遠州人曾祖考公俊生員祖考必榮四川昭化縣知縣考世

蔡鎮遠府訓導祀鄉賢以公

封皆光祿大夫曾祖妣李祖妣黃妣諶魏皆一品夫人鄉賢四子公第三魏夫人出少能文有操略道光二十三年舉於鄉咸豐三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會母喪里居遵義楊瀧洗造亂蔓平遠公起毀家練鄉兵衆始難之公曰賊至家豈吾有耶募壯士出奇計戰漸及遠瀧洗平當事

奏留公黔軍給其儲

朝廷嘉公行閒除編修異數也公之能軍自此始既簡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下

五

湖南岳州府知府遣所練待餉金十餘萬籌者以爲憂公取五百集而謂之曰遭時變亂累父老子弟協力捍閭里恍惚十年死者已矣予與諸君幸無恙今被

命將行庫饋不給其何以爲情視諸君徒手歸則皆泣下曰公破家急難吾衆亦以義起必有求乎公行矣公亦泣下卽日而別蓋供億之少解旋之易軍興以來未嘗有也抵岳州粵賊石達開方寇楚而陳玉成由金陵上竄鄂渚南岸州縣盡陷賊岳不守者四公至以死誓方略堅密民悉返城以完越歲爲同治元年調長沙嘗

值客軍數千將不在鼓譟來公請於大府貸發三萬金
斬其倡五人頃刻而定旋擢山東按察使晉布政使躋
巡撫始至東用兵者六年善恤將士能推有功賊往來
剽忽公乃卷甲窮驅人樂爲之急又銳於乘勢不主畫
疆自守而與江皖燕豫諸連帥和衷戮力其後諸軍會
聚先後殲羣賊任柱賴文洸張總愚等逆酋悉平皆於
山東中原肅清暇嘗東登蓬萊嘆息而返於是盡整吏
事彌僚屬務持大體不爲刻鵠而器量恢豁廉剛有威
苟遇暖冗之夫猥緩之政則必痛摘深剔事之所繫在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下

五

國與民必行其志而後已黃河入東其始決侯家林及
賈莊也東南幾爲澤國羣工集議莫敢當公慨焉自請
植立沙千冰雪中費不半元估卒以集事撫東且十年
吏治稱於天下光緒二年擢四川總督公在山東久故
視蜀中百務皆麻墮斬然設施人不能堪謗至

京師

朝廷知公深不爲動公得畢其力無鉅細必舉復都江

故隄還民田數十萬畝

或謂此見耶鈔非事實

裁減夫馬民困大

蘇川鹽久敝利官胥

國家歲失成利百餘萬公創滇邊黔邊官運法悉收復
之計自通籍至兼圻初治軍旅繼任封疆迭以殊勞
賞孔雀翎一品冠帶

太子少保

紫禁城騎馬

恩大寵濃功偉績張而未嘗以一好自娛一息弛學問
凡有興革不避怨嫌奏議諮牘動數百千言不手假於
人其皎然不欺毅然不撓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天性然
也督川亦十年光緒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薨於位年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下

七

六十有七遺表聞

九重悼惜

贈太子太保諡文誠祭葬如例祀賢良祠併建祠山東
行省

朝廷亦知公於山東朱邑之桐鄉也者初公夫人卒黔
亂不獲歸請於

朝葬山東歷城縣華山之陽至是有

詔仍葬公於東喪之歸郊野祭弔相屬奔者望者悲者
嘆者則有述軼事者曰公始至東忠親王方蹙淄川賊

王嚮見督撫兩司不設坐公至門謂同役

國家事坐則見不然勿通左右大驚王聞之遽加禮焉
聞者稱公并賢王其實微公無以成王之賢也然以余
觀公生平處大事無所趨避多矣此又足道哉公娶
夫人男子五體常山西河東道體勤直隸永平府通判
體仁候選知縣體成光緒九年進士兵部武庫司郎中
俱嫡出勤仁成先卒體晉

恩賞郎中女子五適黃桂棻適陳洵慶俱嫡出適吳以
業未字者二孫道臣道源道津道敏俱體勤出以公故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下

天

旨均俟及歲引

見公薨之次年體常等將以九月二十五日葬公於前
阡而以銘幽之文不可缺也乞敬銘爲之嗚呼余忝知
公公之德不以人言充歉者也雖不文又焉辭銘曰
萬物自柳之浮萍賢者自松之茯苓巨人自人之列星
噫嘻文誠惟公之生其氣英英惟公之沒遺疏在

闕其光烈烈川亦匪遙山亦匪高惟公之靈驅瀾瓦霄

孰黔之西孰魯之北其精在天是安其魄

菁衫爲此文
考覈諭旨

及案據凡數月始落筆

宋曰

敘述皆有法度集中文最上者

署湖北按察使丁君墓誌銘

君諱守存字心齋山東日照縣人日照以丁爲著姓曾祖龍躍乾隆癸酉舉人祖葵扞增廣生父燾後皆贈君官母秦贈夫人君官至布政使銜花翎湖北督糧道兼按察使以道光辛卯舉人乙未進士歷戶部主事員外郎禮部郎中軍機處行走自鄉邑至京師漸及海內文名藉甚舉業家奉爲律坊塾盛行南北七名家君爲冠君亦自喜不稍輟而復以經濟自命不欲爲所掩道光二十一年海氛始不靖君進方略圖說被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下

无

詔問明年

詔赴天津監火器成咸豐元年

詔赴廣西軍二年檻送首逆洪大全於都當是時粵寇陷江甯下揚州君家沂爲山東門戶

詔督民練者累年定議築堡卒以賴八年冬夷氛熾

詔赴直隸君往來津海察形勢九年春當事大會於津戰撫詞不一君上書其略曰戰之局在粵撫之局在滬津只可言守津門密邇

京師於此言戰是背城之舉也小挫固傷

國體倖勝亦非長策於此言撫是城下之盟也如其願則谿壑難盈拂其意則倉卒生變十年秋夷果償

京師震動杜侍郎翻奏請君以三千人北援既戎緩奉諭停止遂

詔督畿南鄉兵蓋君以文人習軍旅蒙

賜對者三

詔旨十有三雖用大臣之薦終異數也而亦君之智慮處事常有餘凡兵書天文算數鉤距火器水法皆能變化而曲通其意其署按察使湖北有巨獄涉巡撫以下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下

三

四十人君一讞而清無一及以糧道監省試闈中故艱水多致病而弊亦偕之入君設器注江水乃羣焉安之嘗謂人曰治事之法與治文無異熟於律盡其變則無往不利

鄭曰雅潔

所著四書文集曰曠視山房道光己酉嘗爲廣西副考官光緒初養病歸歷主大梁濼源書院九

年十月十日卒於家年七十有二夫人許氏後一年卒

子男二人長鳳年同治癸亥進士河南桐柏縣知縣候

選知府次麟年女二人長適費學曾署直隸按察使次

適王肇震江蘇邳州知州鳳年先君歿麟年幼卜葬君

於溝維里原以狀來乞銘謂君臨終時遺戒在余嗚呼
是可哀已銘曰

蹇蹇者誰令憂憂憂者誰爲揆而矻矻之不休東海之
壤星則婁斯是安室窈以幽自今以往干其秋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下

三

翰林院侍講學士秦君墓誌銘

君姓秦氏諱澍春字雨亭直隸遵化州人州境富山水
先世有隱君子諱鴻業者自牛角峪遷梁子河以力田
崇儉爲教遞傳至君曾祖玉珍祖定基父士元皆能務
本保其家而爲德於鄉旣迭出藏粟振荒活人無算里
鄰以長厚可風題君祖之門而嘗助貲完人鬻妻則君
之父也後皆以君封祖奉政大夫父中議大夫君四兄
一弟六歲而孤中議固諸生韜匿未發君負雋而起年
十五冠其鬢十八膺拔貢二十一登賢書三十一捷南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下

三

宮入詞垣三十三授編修三十六視學廣西四十二視
學甘肅四十八視學山東故事視學之任三歲一周而
返之衡文之役亦三歲一校而簡之君三校三在選中
時以爲榮顧欽然自下惟隕越之懼靜約寡營宦無梯
媒而出入翰詹閱清資殆徧自中贊講讀洗馬庶子至
侍講學士行役則每懷靡及暇則闔戶讀書嘗謂人心
不用則私生圖史文翰舟車弗釋性無玩好端重節儉
少日從人旅寓或買歌爲歡避之不得引被覆面酣睡
達曉及在官服御多三十年物中衣必布謂家人曰雖

補綴無嫌也每遇盛筵退必歎曰人生福命幾何似此未免逾分以故輟車所至有司不苦輸送竣事必先其所期更無強懦士無登罷皆德之肩試輒自監手有不假胥目有不假隸其去粵衆勝以冰壺玉鏡所識拔張建勛劉福姚後皆掇大魁其在甘恤士艱裁瑣費得試明經者百餘人隴人言士子鼓舞自此始其在東也試四氏有持貴人函關託所私且以謂恆事君暴諸堂皇叱其僞而驅之風軌肅然比按兗州疾作試不輟沒之曰諸生猶在場至號慟而出喪過濟南十府二鉅州士

千數聚白繒爲繖墨其名大書以赴弔黜縉聖衢巷君生於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十四日其科目官階歷更咸豐同治光緒以光緒十九年五月初六日卒年五十娶孟氏子翼恩郡學生向恩祖恩孫萊榮翼恩將扶喪歸於其年十一月初五日葬君於里西巔郊先阡之次乃以狀來泣而請曰吾父之沒有未竟之志吾祖母張八十六歲矣勢無能就養吾父嘗若不自伸往者吾四伯父石傷足兩股潰年餘凡滌爛傳屑皆吾父手一生孝友遽委於地不能無傷垂白之心幸哀而銘之以余習

知君又稔君家事也獨余聞世所稱累葉含德而弗耀者衆矣其信然耶其未必然耶觀於君之爲人子孫則乃不徒然也是可銘已銘曰

釀之厚始其醴築之堅始其埴惟君之食前人力歸於

其側幽有式千禩萬禩無終極

鄭曰知秦君自
知此文之真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下

書

爲前山東巡撫故相閻公建祠公狀

代

爲已故升撫拯災戡亂功在地方公懇詳請

奏建專祠以遂饗報事竊山東近代軍興以來客賊之患曰髮曰捻土匪之患曰教曰幅曰棍曰團曰梟同治初元客賊暫而土賊熾方元任大學士閻敬銘巡撫山東之始東昌則宋景詩淄川則劉德培鄒嶧則白蓮池爲窟穴而幅匪在沂棍匪在兗梟匪在沿海隨方充斥兼之民團抗糧聚眾燔署創官驚氛飄忽野無安夕故升撫受事之日未嘗尋寢會合故親王僧格林沁戮力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下

三

行閒剪已疲之卒募敢戰之師以踰歲久持不下之賊次第摧搗數月之間拔淄川克白蓮池靖東昌一帶凡掃若覆巢必先密戒諸軍斷賊逋逸又鑒於前此降眾旋蕩旋起潰延爲害分投搜捉悉數禽殲使捻匪不得煽結至而勿留然後拂拭傷痍堅壁清野而是時私團林立灌炬橫行始由土豪藉口辦團往往計畝科錢糾黨千百環城露刃名曰晾團其實挾眾賊官賦稅不爲公有小民所納團費倍蓰正供庫竭野空官民交困故升撫廓清腹患遂乘勢解捕諸團漸乃民知有官與定

漕價鹽梟亦熄游民皆化爲巡三年之間藩庫積金至
三百萬棍幅各匪并經剗絕無復再起開圩釋梃團患
亦消因復陶汰綠營改練馬隊遣撤防勇以節儲胥前
後萬數千人無一騷動者蓋故升撫先在楚軍剛明聞
於天下又歷蒙
詔書迭奉有以資統率以資控馭所辦妥協因時制宜
察吏整軍日有起色之

諭而所請多募北方將士一疏尤爲

朝廷褒納驛宣北省重臣有用符強幹弱支之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下

五

論誦者憚服天下稱之至若以身率屬爲官擇人清釐
州縣交代新舊五百餘起自後恪守二叅嚴而不擾籍
追虧空摘劾劣寮歲歲二百員伎倆之曹屏顏相戒
凡以爲地方弭亂爲百姓圖安清殃源鋤官蠹此又休
兵以後宦場席之垂二十年軌範猶存而衆受其賜者
也茲故升撫終於寄籍遠近相聞紳等躬涉前艱迴思
往庇鄉閭父老環向同聲謂當紛紛離亂之年出諸瘡
痍之中羣焉完繕知有父子生聚之樂以至今日者吾
儕依然而故升撫不可復見私誦百歲後期之言竊援

禦災捍患之義咸欲虔伸報祀在於東省捐建專祠伏
知鑒此誠祈當不抑絕爲此聯名公懇據情轉詳請
奏無任感戢待命之至

竊謂文介撫東功之大者消弭
臨邑陳團之患於未然也事在

披淄川
之前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下

七

詳撫院曹單兩縣黃河故道以不開墾升科爲便

爲詳請具

奏事案蒙憲臺案驗

云云

等因到局奉此遂卽悉心查

核山東曹單兩縣上自河南考城界起下至江南碭山
界止均爲黃河故道而當日所修隄段曹縣之工則屬
考城虞城之工轉係單縣犬牙相錯爲地無幾卽使開
墾升科於東賦所增不及絲粟而一綫灌莽俾立室家
視爲安土使議者不能再復故道以兩邑尺寸之地易
千數百里上下二十餘州縣受黃水終古無復遷徙之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下

三

害此甚不便於山東也雖然是猶官其地私其民之見
也天下之勢山東僅二十之一黃河之勢山東僅十之
二苟利

國家豈能顧一隅哉然卽以大局論九河故蹟皆在河
間周徙碣磔漢溢平原又注大野始與淮通宋決滎澤
東南至彭城入淮復屢決開冀大名之間或合南清入
淮或合北清入海明宏治間其大亦嘗注陽武下徐淮
其次亦或漫曹濮入海洪波靡定出此入彼屢淤屢改
本不可測況曹單受決之處爲三省樞的宋元以來迄

於我

朝比之他州縣決者恆十之五自銅瓦廂決後由荷澤至壽張平地漫衍直至張秋鎮之大清河始有河身而溜勢倏南倏北初無定軌同治十三年後賈莊堵合遂見北趨而大隄南北岸險工仍無歲不有今若併豫徐之瀕江北故道悉予開墾升科萬一上游再有變遷地力徒盡生聚未遑一旦驟驚投諸胥溺以爲爲

國則罔裨正供以爲爲民則轉貽厚慘利旣無得害有甚焉又不然斷其南路之歸卽堅其北徙之形宋蔡齊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下

三

之議河決橫壠力主不塞以爲於國家便今之視昔異地○情○是○以○南○河○總○督○今○已○裁○缺○二○十○餘○年○而

朝○廷○之○制○仍○以○漕○督○兼○之○名○去○實○存○立○意○深○遠○所○以○慮未然而防不測不肯全行廢置者必有在也譬之下居留其雖設常關之門必不得已之時亦可以備緩急況其爲固有之出路奈何無因而必塞之在言者以爲河至之處蠲賦恤民河徙之處墾田完課彼此相抵良具苦心而部疏

上聞未卽定議仍以折衷一是外訪置圻本司道與奉

前因本應遵飭轉行惟念憲臺不擇細流欲規久遠所
有黃河故道應留事關大局以不開墾升科爲便擬合
會詳呈請鈞核俯賜具

奏爲此備由伏乞照詳施行

洞徹
情事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下

早

詳泰安流犯沈錫璋助振贖罪一案

司銜爲核擬詳覆事案蒙憲臺批據泰安縣詳在配流犯沈錫璋之母沈王氏呈請助振代子贖罪一案緣由奉批按察司確核例案妥議詳奪等因奉此遵查該犯沈錫璋卽沈梅卿籍隸浙江山陰縣係在順天誣騙銀兩未成犯案擬杖一百流二千里仍枷號兩個月經刑部於定案時聲明恭逢光緒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恩詔不在不准援免之例具

奏奉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下

四

旨不准援免奉准順天府咨解來東定發該縣安置之犯今元詳內稱乾隆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奉

旨贖罪一條元係古人金作贖刑之義在內由部臣奏請在外由督撫奏請斟酌情有可原者方准贖罪等因欽此欽遵在案查援引

聖訓不准增減字義該縣率意刪損已屬無知乃遽因該犯之母沈王氏愿捐振銀八百兩代請贖罪稱與平人捐贖銀數相符殊不思該犯係經部援例請免奉旨不准援免之犯是其犯案情節必係實無可免與情

有可原者不同且情有可原方准贖罪則情無可原卽不准贖可知本年六月己革刑部郎中朱鋌捐振贖罪一案情節與此略似而銀數過之其先遵例捐贖經部具

奏奉

旨未准嗣復捐銀二萬兩由直督憲李專摺乞

恩奉

硃批著不准捐贖元款發還欽此伏見

國家明罰勅法具有權衡旣存肆眚之條仍無倖干之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下

聖

典煌煌

宸斷瞻誦方新該沈錫璋以講張罔利之囚

聖代好生育之以遠不思洗愆坐臺猶欲撓法弄賞故

態莫梭敢求入

告核其親屬代呈之處實與朱鋌近案相同旣奉

旨不准援免於前又近有不准捐贖之例本署司慎加

核議實不敢濁亂清明轉詳懇

奏奉飭前因理合詳請憲臺鈞鑒爲此備由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詳請限定囚糧銀數

爲詳請示遵事竊以凡法之立不能取不齊者而強使之齊所以經而等也法之旣紊又不能不取不一者而歸於一所以救其弊也東省囚糧元因米價貴賤不一照時價買米散放並柴薪鹽菜禁卒燈油由各州縣等造冊報銷動支耗羨咸豐以前歲銷不過四千餘兩有時尙以浮多致干部詰同治年間銷至溢萬光緒初元經陳前升司酌定每年合省垣三監不得過六千兩但未詳明立案七年復經潘前司申請立案卽自是年始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下

聖

歲以六千爲限均爲慎重庫款起見州縣少冒一分司庫卽多留一分意良美矣而未盡也查州縣之冒開不過米價不同因而上下其手夫身爲民牧致使邑有罪人乃反欲假待死之輩羹致取贏於瑣屑賢者宜其不爲而志疏守拙之吏又或徑開實用反不得銷甚或同一造報此准彼駁准則迴逾百金駁則僅予數兩非計入數之多寡非論地分之簡繁捷足者登無徑者止吏胥居間坐費分成相率爲能公言不諱是每歲六千之數司中總銷限制雖定而各處分銷出入正多本藩司

前膺臬事深知其弊適值

詔赦迭經諭核實平減其技稍稍不施且造銷之所以
得施其技者款防侵欺本宜芟剔可存可去舉國皆然
軒○輕○無○定○額○滿○輒○止○非○有○啟○丐○終○受○填○闕○至○以○堂○皇○牧
尹○低○首○掾○叢○伺○其○眉○睫○以○爲○高○下○不○特○典○章○之○蠹○抑○亦
仕○路○之○媮○不○特○廉○從○之○奸○抑○亦○司○庭○之○辱○也○爲○今○之○計
若合通省之囚均分銷之數是爲最上然有不能糧價
之不一也交卸之不齊也造報之有早有遲也爲今之
計請自光緒十七年始每年每州縣銷銀不得過四十
兩其外府附郭之縣亦不得過五十兩至省城三監司
監不得過六百兩府監不得過四百兩歷城縣監不得
過二百兩每所銷之數均按四季分銷遇有更代俾免
爭執交案亦可銷抵瞭然如期而定無刪准輾轉移易
之嫌即使通年滿銷不過五千五百餘兩其中如銷有
不及則爲帑羨留其有餘雖則太倉稊米而涓滴爲重
覬覦不開似於名實舉不無稍益而或且曰以四十兩
定各州縣之數其銷不及數者勿論萬一用多銷少致
不免偏枯也雖然與其壞法買款營營而後得之不如

得所應得之爲愈也與其此爭彼攘營營而又未必果
得之不如得所必得之爲愈也苟不爲均劃吾見百金
而止銷三數金者十之五六其偏枯不有大焉者耶天
下事無巧可貪卽無虧可姑州縣之得失不係乎此徒
生弊端亦奚取焉本司等悉心商權用敢擬規畫一略
存政體使各州縣咸知成數常歲相安如恭逢

大恩放免之年圖徃殆空卽亦大加覈汰勿得視爲簿
額例作贏錢至軍流口糧爲數細微無預重輕請免更
議理合會詳憲核批示祇遵再此係本臬司主稿合併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下

署

聲明爲此備由具申伏乞照詳施行須至冊者

批平度州詳請囚糧新章

查東省囚糧早年歲銷四千兩尙干部駁以按簿可稽之數而大部必令刪減者誠以州縣所報有實有浮非紙上所能臆斷近來訟獄滋長每年核銷六千歷前司恪守此章本以公之通省苟無偏重自無偏枯但恐不肖州縣不知八法爲何物交關胥吏囑託爭先買號准銷至以爲例遂使同一造報二三得計向隅者十之六七是以本署司會詳奉院批准略歸畫一俾免上下其手之弊業已立案易知易從通國翕然弭口受範良以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下

吳

州縣並非封建世爾之官彼昨此今轉替無定每處歲銷四十之數人人共之既不受扣成之折耗則於利無傷抑稍釋舞弊之卑污且免於名有玷賢人君子方篤信之不暇堅守之不移乃該州獨持可否之見徘徊請示一若此案之定專爲該州又不爲該州後任之人專爲該代收一人而設者逆人之詐不仁持人之後不義覬所不可爭不智雖然願該代收之幡然而信之也若猶有詞也則來詳所言該州每年銷二百餘兩歷歷如此有案可稽本署司亦嘗屏心垂聽一一察之矣用近

十年爲斷有歲銷八十者有四十者有歲只九兩甚且
六兩者謂非可上可下能如是懸絕乎二百餘兩之數
迄無有也豈其云造報者耶夫不冒濫則已若欲造之
尙可訓哉若謂該州造報之實豈他人之皆虛耶以甫
經共守之章程通省大公之統案該代牧一人謬欲破
其籓而行其意人其謂該代牧何仰仍遵照前飭繳

青草堂文約鈔

卷下

四

札厯城發孀婦杜温氏縣卷二宗

札厯城縣知悉案查該縣孀婦杜温氏以朋坑孤孀吞
霸飯食等情呈控李夢源一案當經本署司督同局員
行提縣卷查訊斷結所有縣卷合行札發該縣查收備
案再查此案前經飭取該縣元斷之故因杜温氏呈稱
上年該縣斷結李夢源所管事宜及應領之項均令退
歸該氏子杜其昌承管具領在案今該氏值領飯食又
爲趙清一支吾稱與李夢源轉轉不清職此涉訟是其
應領與否最爲此案關鍵緣係經縣斷用特專札飭查

靑草堂文編鈔

卷下

哭

該縣祇須照錄元結足資核證便爲切要豈該縣此不
之知乃來詳將元斷該氏應領之項絕不敘及反於詳
尾突生枝節謂衙署吏役盤踞把持顯干例禁又杜温
氏婦女涉訟更有未合等語不但於所查事理毫不入
準揚賓抑主游騎無歸而以該縣已結之案忽復軒然
自作波瀾匿實構虛一似欲爲翻案獨不思見係司控
本司迴非木偶自有權衡卽使所言近情已屬不諳政
禁況則中多遮飾置正判於不言謬作噫噫旁喧躁響
在同官尙爲越俎亦且不知引嫌在寮屬直是闇于否

則有心罔上該令官箴夙論節行亦強似不至傾倒無
端扭而出此是否無知胥吏乘間舞文不難赤日青天
發其鬼蜮應卽查明立予責革慎勿使衙署有盤踞把
持顯干例禁之人眞如來詳所云者以垂大戒以懼將
來本署司夙性剛明不容纖慝於該縣署亦應糾察所
及因不憚直言之切切此札

靑草堂文約鈔

卷下

見

族弟趙鼎銘定甫校刊

族姪璧奎聯輝

同校

堂姪恩浙南雪

